

社群主导的COVID-19 抗击工作



性工作者明智指南





NSWP致力于帮助全球性工作者的发声，连接维护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权利的区域网络。NSWP倡导性工作者应当享有免于虐待和歧视的权利，获得以权利为基础的健康和社会服务。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强调和分享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领导机构的知识、战略和经验。明智指南是文献研究和向NSWP的全球成员征询意见的结果，包括来自一些成员的个案研究。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年龄在18-29岁之间）；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者；残障性工作者；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目录

介绍	2
COVID-19对性工作者社群的影响	3
被落下的性工作者	5
社群主导的向性工作者提供支持的最佳实践	7
食物、现金和药品供应	7
情绪支持和团结	10
支持服务可及和	12
知识技能建设	15
政治运动和意识提升	16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面临的挑战	18
有限财政资源	18
有限的员工和服务能力	18
难以接触所有性工作者并满足需求	19
经验教训	19
建议	20
结论	21

介绍

在COVID-19大流行开始时，性工作者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并持续被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所影响。由于刑事定罪、污名和歧视，性工作者在COVID-19之前面临的挑战都因大流行而加剧。尽管政府为因公共卫生保护措施而受到经济影响的人提供了救济，但全球绝大多数性工作者被排除在国家应急响应和社会保障机制之外。¹紧跟在COVID-19对性工作者生活的负面影响之后，是日益严重的污名和歧视、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对不平等和健康结果的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²这暴露了刑事定罪的危害，突出了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并揭示了将性工作者排除在社会保障机制之外的结构性障碍。³

由于政府未能在应急响应和社会保障机制方面提供足够的援助，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加紧支持他们的社群。设立了社群领导的互助基金，向性工作者提供拨款和代金券，许多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继续向性工作者提供服务和支持，直接向家中的性工作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PREP，以及食品和卫生用品包。本明智指南将重点介绍性工作者主导的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最佳实践，为未来的卫生和人道主义危机提供范例。指南可作为倡导工具，性工作者和盟友可以利用它来开展意识提升，并倡导在未来大流行期间对性工作和性工作者采取肯定权利的方法。指南以对成员组织进行的访谈和焦点小组为基础，强调了不同类型的举措，以显示在COVID-19夺走世界各地性工作者的生计并威胁她们健康时，地方性工作者权利团体如何支持他们的社群。明智指南最后向各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捐助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是根据社群主导的抗击大流行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吸取的经验教训提出的。

1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0年，《大流行中的权利—COVID-19早期抗击工作中的封锁，权利和来自艾滋病毒领域的经验》

2 NSWP，2021，《政策简报：COVID-19与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3 NSWP，2019，《简报—社会保护》

COVID-19对性工作者社群的影响

性工作者受到COVID-19大流行的过度影响。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都经历了困难，收入损失，被排除在应急响应和社会保障之外，刑事定罪和骚扰加剧，负面长期的艾滋病毒和其他健康后果，遭遇更多不平等。⁴

大流行严重扰乱了许多国家的卫生服务，人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卫生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或完全停止。⁵ 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孟加拉、香港、越南和泰国的NSWP COVID-19影响调查受访者称⁶，性工作者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检测和治疗，以及包括无菌注射设备和鸦片替代治疗的减低伤害服务。孟加拉国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研究和福利中心（HARC）报告，避孕套和润滑剂等基本保健服务和物资，减少伤害服务以及性传播感染检测和治疗，可及性减少。在塞内加尔，Soppeku反映，性工作者获得艾滋病毒治疗、性传播感染筛查和治疗以及基本食品和卫生用品的渠道减少。

在许多国家，执法部门过度针对那些被迫违反大流行限制才能工作的性工作者。艾滋病规划署报告：

“在COVID-19期间，性工作者特别容易受到逮捕和虐待。他们的收入面临风险或完全消失，并且由于其工作的法律地位，他们往往没有资格获得经济支持，很多性工作者反映，她们不得不在保持身体距离和满足基本需求之间做出选择。在全球范围内，许多性工作者被捕。”⁷

4 Lucy Platt等,《性工作者不能被COVID-19抗击工作忘记》, 柳叶刀, 396 (2020): 9-10.

5 APCOM, 2022,《关于COVID-19大流行中的基于社群的艾滋病毒服务连续性的经验教训和良好实践》

6 COVID-19, NSWP

7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20,《大流行中的权利—COVID-19早期抗击工作中的封锁, 权利和来自艾滋病毒领域的经验》

在非洲地区，性工作者面临污名化的指控，称他们更有可能传播病毒，导致警务工作增加。在乌干达，警察比以前更频繁地搜查性工作者的家，搜查时使用催泪瓦斯和过度使用武力。肯尼亚和乌干达边境城镇的性工作者也报告说，社群面临的来自警方的污名和暴力事件日益严重。⁸ 政府对大流行抗击工作未能尊重性工作者的人权。

“有很多性工作者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被非法迁移到其他国家。性工作者居住的妓院也关闭了。我们也看到女性性工作者的子女被政府带走的案例。性工作者的人权受到了很多侵犯。”

非洲性工作者联盟 (ASWA)，区域网络：非洲

在印度，全国性工作者网络 (NNSW) 报告说，在社会保障方面，性工作者受到双重歧视。虽然在困难时期采取了紧急救济等短期措施，但社会保障权利却缺失，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将性工作者排除在外。第二，性工作者因工作受到污名化和形式定罪，他们被剥夺了劳工保障，包括产假、病假和其他福利。

根据 NSW P 成员 Empower 的说法，COVID-19 限制对性工作者社群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性工作者正在尽一切可能为他们的家庭和自己求生。65% 的性工作者反映她们没有收入，不少人回乡下老家务农。债务上升，80% 的性工作者反映自 COVID-19 相关封锁以来，他们有了新债务。许多人削减了支出，超过 55% 的人削减了食品。

被落下的性工作者

波兰，印度，泰国，阿根廷，厄瓜多尔，美国，苏里南，布基纳法索和津巴布韦的NSWP成员组织进行的国家案例研究反映，性工作者被排除在政府的COVID-19救济计划之外。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一再强调，性工作不被承认为工作是为性工作者提供更多安全和保障的主要障碍。

正如波兰的性工作所强调的那样：

“没有面向性工作者的政府援助计划。他们无法获得公共卫生服务，如果感到不适，他们无法获得带薪病假，他们的家人也得不到护理津贴。性工作者仍然被包括与劳动和健康有关的各种系统性支持所无视。”

在波兰，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种排斥要归咎于刑事定罪。将性工作刑事定罪意味着许多性工作者无法获得政府支持，因为这些支持机制通常需要证明收入损失，失业或困难的证据。⁹

一名性工作者参加了由Ishtar在美国组织的在线焦点小组，报告了以下情况：

“政府正是用SESTA/FOSTA和封锁的交叉部分对我们采取行动。在维护大流行安全的掩护下，许多事情对我们不利。许多脱衣舞俱乐部不得不关闭，但无法申请支持，即使他们也纳税。申请任何类型的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要避免歧视，因为要援助就必须登记收入。”

9 Stefan Ranoszek, 《性工作者, 被国家忽视, 被警察虐待》, 新框架, 2020年八月18日.

跟厄瓜多尔的杜鹃团体有联系的性工作者被省市政府遗弃。他们报告说，没有当局采取措施支持他们，无论是疫苗还是食物，或者采取其他使他们能够在隔离期间幸存下来的措施，如提供必要的资源和食物来满足他们的健康需求。关于厄瓜多尔地方当局采取的措施，一名女性性工作者说：“不，没有我们，没有性工作者。”在阿根廷，国家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将性工作者包括在内的公共政策。在大流行期间，一个在线的工人登记处（RENATEP）被建立，使非正式工人能够获得社会福利，包括获得为解决COVID-19危机期间的收入损失而设立的应急基金。它最初包括“性工作者”类别，但由于阿根廷著名的废娼主义者反对人口贩运和剥削执行委员会主席Gustavo Vera的命令，以及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的压力，在线登记平台迅速撤销了这一类别。

在苏里南，大流行期间医院管理成本增加了300%以上，增加了性工作者社群的经济负担。一些性工作者能够前往圭亚那和法属圭亚那等周边国家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然而，因为管理费用或在其他地方寻求医疗保健的旅行费用高昂，许多性工作者被抛在后面，无法获得治疗。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挑战是预防物资、药品和其他卫生相关的用品短缺。苏里南卫生部经常缺乏润安全套、润滑剂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导致性工作者对国家失去信心。

COVID-19大流行暴露了卫生系统的弱点，表明许多政府在危机前忽视了对卫生、社会保障和应急准备的投入。包括那些拥有强大卫生系统且本可以为这一紧急情况做更好的准备的国家。¹⁰《柳叶刀》上发表的一个关于艾滋病毒服务提供的研究发现，应对大流行的最有效战略是基层、社群主导的应对，这表明它们是支持关键人群的最有效和触达最广的方式，特别是在获得卫生服务方面。¹¹

10 UHC2030, 2020, 《全民健康覆盖承诺状况: 2020年综述》

11 Murphy, Eamonn等, 《2020-2021年COVID-19大流行期间艾滋病毒服务供应的创新, 适应和加速》, 《柳叶刀-艾滋病毒》

社群主导的向性工作者提供支持的最佳实践

尽管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可用的资源有限，但他们设法利用所拥有的资源为社群成员提供紧急救济。NSWP委托来自五个区域成员组织的国家顾问记录性工作者权利组织发起的COVID-19应对措施，并与在大流行期间从社群主导项目中获得援助的性工作者交谈。所有的反馈都表明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力量和对其社群的投入，以及他们如何持续支持无法获得国家救济计划的性工作者。

食物、现金和药品供应

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实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封锁和限制行动，许多性工作者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收入来源。大赦国际报告说，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边缘群体受到COVID-19相关规定的过度影响，使他们面临更多的歧视和侵犯人权行为。性工作者不仅无法赚钱，还因为惩罚措施无法获得食物、住房和医疗保健。¹²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介入填补了这一空白，向社群中最需要帮助的人分发食物，医疗用品和现金。许多人迅速开始筹款活动以筹集更多资金，因为对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资助仍然有限。在这五个区域，食品、现金和医疗用品是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提供的最常见的，也是最需要的。

厄瓜多尔

在厄瓜多尔，杜鹃团体负责管理购买食物的资源，并将资源输送给厄瓜多尔各地的地方性工作者组织。获得资助的性工作者报告说，对他们最有用的帮助类型是食物、与健康有关的用品、安全套、药品、卫生服务可及和汇款。他们申明，正是因为社群主导组织及其领导人提供了这种必要的支持，才使他们能够应对隔离和大流行最困难的时刻。

“他们给了我们口罩，安全套，食品包，厕所包……我们心存感激，因为这是唯一帮助我们的。”

性工作者，厄瓜多尔

12 大赦国际，2022，《没有帮助提供给我们社群：各国的COVID-19抗击工作对被不公正刑事定罪群体的影响》

阿根廷

在阿根廷设有多个分支机构的组织RRTS努力为该国不同省份的性工作者提供支持。该组织在各个地区能够提供的支持程度存在差异。在一些省份，RRTS能够与州社会项目达成协议，以支持他们的社群，而在其他省份，RRTS不太成熟，没能和任何政府COVID-19的应对措施建立联系。在Córdoba，RRTS主要提供食品，包括鸡肉，水果和蔬菜等新鲜产品，以及口罩和消毒凝胶等卫生用品。由于组织能够动员的支持程度不同，在其他省份，只能提供不易腐烂的食品。在大流行期间，性工作者个人也主动支持他们的社群。例如，在查科省，国家没有为性工作者提供帮助，作为回应，一名活动家加入了阿根廷反叛运动，通过该运动，她为该省的性工作者同伴获得食物和资源。她还在家里为性工作者开了一个食堂。

苏里南

除了实施能力建设工作坊和社会支持运动等社群赋权项目以帮助减轻经济和社会负担外，苏里南的NSWP成员SUCOS主要协助性工作者支付食物和租金，其中许多受助者是努力维持家庭生计的单身母亲。性工作者报告说，它是该国唯一一个在大流行高峰期对社群提供支持的组织。

“我收到了来自SUCOS的食品包，健康保险卡……它是唯一一个帮助性工作者的组织。我住在朋友那里，以维持每日开支。如果不是这个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我们会饿死，只有他们帮助我们。”

性工作者，苏里南

鉴于粮食短缺和缺乏政府的支持，大多数与SUCOS有联系的性工作者都强调，食物是最有帮助和最救命的支持类型。

“主要的好处是获得食物和租金，这样我才能将活着。”

“对我来说，日用品，因为我有3个孩子上学，他们的午餐袋里必须有食物。”

“我从SUCOS收到了食品包和租金援助...我现在可以喘口气，因为在街头真的很辛苦。如果你没有得到帮助，那就更难了。”

苏里南性工作者（来自焦点小组讨论）

美国

在美国，为社群成员提供紧急救济的三个由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是Ishtar，纽约跨性别倡导组织（NYTAG）和SWOP超越铁栏。这些主要由性工作者自己通过基层互助或通过雇用性工作者、为性工作者服务或合作利用其共享资源实现共同目标的其他组织提供资金。

Ishtar开办了一个花园，“没有繁文缛节”地向那些需要的人赠送食物。免费食品花园项目占地约一英亩。Ishtar提供了现金支持和来自佛蒙特州农场的食物。他们为20户家庭提供定期从农场种植的农产品，为10-15人定期以小组形式供餐。Ishtar的资金来自私人资助、性工作者互助和筹款。

NYTAG在2020年和2021年的几个月内向跨性别者，性别不确定和非二元性别（TGNCNB）的性工作者提供了现金援助。36名TGNCNB的性工作者在几个月内得到了几轮财政支持。NYTAG的项目由基金会拨款资助。

SWOP超越铁栏向受访者发放了25美元的虚拟礼品卡，让他们参加焦点小组的研究，了解他们在大流行期间的经历。SWOP超越铁栏还为性工作者在被监禁期间和释放后提供通信工具，现金援助，身份证，充值电话和平板电脑，支付券（州立监狱通信平台）和许多其他支持服务。

“我能够用收到的补助金支付我必须立刻支付的账单。在事情并没有真正解决时，我认为它鼓励了我的情绪和态度。我和我的家人能够以我得到的食物充饥。我们看到食物捐赠发生了巨大变化，挨家挨户地送餐，特别是Ishtar集体农场……如果你没吃饭，你就不能思考。”

性工作者，美国

情绪支持和团结

大流行还对性工作者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他们被迫与世隔绝，缺乏收入来源，被描绘成“疾病传播媒介”而面临更多的污名和歧视，此外还有对感染COVID-19的恐惧，这恶化了性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大流行期间，他们获取支持和替代工作时也面临阻碍。¹³ 除了提供的经济支持和食物外，性工作者反映，他们从社群获得的情感支持对于帮助他们度过大流行非常宝贵。性工作者社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团结和互助来维持彼此的生命。

美国

接受Ishtar帮助的性工作者反映，除了财政支持外，Ishtar提供的情感支持和团结是最有益的。

“我也经历了我的社群团结一致并相互支持”

“他们帮忙接送，让我们安全”

“我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了朋友的帮助。它阻止了我崩溃”

“通过经济援助，我能够留在我的公寓里；通过精神上的帮助，我能够在整个时期情绪稳定。”

性工作者，美国（来自焦点小组讨论的回应）

接受Ishtar和其他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情感支持的性工作者反映，这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已经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我感觉好多了，我看待事物更积极。总的来说更好。支持对我确实有用，我现在有更多的资源。我现在好多了。我有一个更广泛的社群，他们看待事物视角和我一致。”

性工作者，美国

¹³ APNSW, 2021, 《性工作者在COVID-19时期和社群主导的大流行抗击工作中的生活经历》

阿根廷

阿根廷的RRTS反思了加强该组织与社群现有联系的价值，这在困难时期促进了性工作者团结。危机的另一个积极影响是制定了一项工作计划，在已结成的联盟的基础上，着手建立RRTS工作网的章程，并就组织的法律地位开展工作。

“重要的是要强调学习过程如何加强工作网中性工作者组织之间的联盟……设法组建一个指导委员会，在整个阿根廷寻找资源，加强组织，技术团队和性工作领域盟友之间的合作，并了解，在被国家抛弃的情况下，是否有需要继续建立这些联盟，加强性工作者之间合作。”

RRTS，阿根廷

波兰

从大流行开始，性工作波兰的活动家就意识到社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该组织的支持。

“在大流行开始时发生的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性工作者社群，我们，作为集体，决定必须做点什么，因为除了我们自己，不能指望任何人，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团结。”

性工作波兰

他们建立了紧急基金，这是一个众筹项目，每个人，性工作者和盟友，都可以支持社群。捐赠的资金直接转给有需要的性工作者。筹集了55000波兰兹罗提（11666美元），并向240多人提供了支持。起初，性工作波兰主要支持通过外展工作认识了的街头和室内性工作者。当该基金的消息由于媒体报道而传播开来，该组织就收到了更多的电子邮件，电话和支持请求。这不仅使他们能够支持在封锁期间面临非常困难情况的人，而且还提供了与大流行前不了解性工作波兰的性工作者群体建立联系的机会。它加强了性工作者的社群意识。紧急基金是高度共情和团结的表现，无条件地向性工作者提供支持。在极端危机情况下，这是一种特殊的帮助形式，当时在性工作行业工作的人无法从其他任何地方获得帮助。虽然这种支持本质上是财政性的，但这也是一种团结的行为，它向性工作者表明，他们可以依靠该组织，而且他们并不孤单。

支持服务可及和

由于污名和刑事定罪，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在获取基本服务时都困难重重。许多性工作者缺乏证明其符合获得公共服务资格的文件。随着大流行的持续，这些服务可及对性工作者生存变得更加重要。COVID-19还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其他卫生服务变得复杂且不可及。¹⁴ 作为回应，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作为非正式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发挥作用，不断参与确定社群紧急需求和倡导政策变革的工作。¹⁵ 虽然一些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能够获得长达数月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供应，但其他人，包括那些在城市之间流动寻找工作的人，却遭到获取渠道中断。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通过使性工作者能够获得服务来支持其社群，包括COVID-19紧急救济和卫生服务，例如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治疗以及COVID-19疫苗接种。缅甸AMA的外展工作人员帮助个人了解在哪里以及如何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并为性工作者取药提供交通和运输费用。¹⁶ NSWP成员Maggie's在多伦多与大学健康网络合作，为性工作者建立了一个快闪式疫苗接种诊所。¹⁷

津巴布韦

在津巴布韦，由于性工作者在获得卫生服务方面面临挑战，大多数人在封锁期间未能获得所需的行动许可，也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用品。NSWP成员津巴布韦多元边缘化群体空间(SGDZT)报告说，他们与包括公立诊所在内的各种组织合作，提供医疗药品支持。他们创立了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病毒载量检测、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PREP、分发安全套以及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和卫生包的项目。外展工作者在提高性工作者意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让他们知道去哪里进行药物和健康咨询。在一些地区，外展工作者到家中探望性工作者，为他们提供药品和卫生用品包。这些活动还与其他关键人群友好型组织建立联系和联盟，为未来的合作和网络奠定了基础。

14 SWAN和ESWA, 2020,《COVID-19危机对欧洲和中亚性工作者获取卫生服务的影响》

15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21年,《坚持到底: 社群是COVID-19和新卫生威胁的第一响应者》

16 APNSW, 2021,《性工作者在COVID-19时期和社群主导的大流行抗击工作中的生活经历》

17 Lucas Spadafora,《多伦多Filmores举办低门槛疫苗接种诊所》, 城市新闻, 2021年十二月27日

布基纳法索

布基纳法索的性工作者反映，她们从主流组织得到的支持非常有限，而且在获得卫生服务方面也遇到了障碍。布基纳法索的Yerelon+A的工作重点是在大流行期间为性工作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可及。Yerelon+成立于2011年，是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性协会，专门在瓦加杜古和博博迪乌拉索两个大城市进行干预。他们的诊所的主要目的是照顾那些难以从主流公共服务获得医疗保健的性工作者。Yerelon+的愿景是通过保障性工作者的合法权利，努力减少性工作者面临的身体和心理暴力以及对性传播和艾滋病毒感染的脆弱性。它旨在促进在不那么敌对的环境中改善关键人群，特别是性工作者的健康，心理，经济和职业地位。Yerelon+在布基纳法索培训了150名性工作者，预防COVID-19。他们还提供了口罩、消毒剂和肥皂。Yerelon+还安排社群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补充，并培训社群成员为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提供这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补充服务。

“我经常在协会外（我家）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到我家]”

性工作者，布基纳法索

波兰

在大流行期间，性工作波兰继续为性工作者提供广泛的常规支持，这要归功于紧急行动基金，Ciocia Basia和Fundusz dla Odmiany的资金支持。该组织提供外展服务，包括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咨询、危机干预和人际关系。还有一条24小时热线，以支持性工作者处理意外怀孕，以及向值得信赖的专家（律师，心理咨询师，医生）的免费咨询。性工作波兰还设立了一个医疗基金，支持性工作者每年两次支付医疗就诊费或购买药品的费用。通过为性工作者提供服务，性工作波兰设法加强了与波兰性工作者的联系。在波兰接受采访的性工作者强调了在大流行期间获得这些服务的好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组织找到了一个性少数友好的治疗师，并在我最糟糕的时刻支付我的咨询费用。它真的救了我的命。我从性工作波兰得到了我想要的每一个帮助，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没给我的。”

性工作者，波兰

印度

在印度，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创建了一项服务，帮助性工作者获得社会保障。由于许多妇女离开家从事性工作或在居住地之外流动，她们没有任何身份证件。这反过来又阻止了妇女获得社会保障，开设银行账户或获得小额贷款，这使得她们只能以非常高的利率从放债人那里获得贷款。

在此背景下，NSWP“服务台”项目旨在加强性工作者主导的干预措施，以行使他们作为工人的权利，加强社群成员获得社会保障和政府COVID-19救济一揽子计划的机会，并减少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毒的脆弱性。在工作网内，来自印度四个邦（卡纳塔克邦的Sangama，妇女倡议，安得拉邦的女性倡议（WINS），马哈拉施特拉邦的Aadhar Bahudeshiya Sanstha和泰米尔纳德邦南印度艾滋病行动项目）向全球人权基金申请资金，在4个邦的25个地区建立社群主导的服务台。自2020年11月设立服务台以来到本文撰写时，通过工作网联系到超过25816人，至少帮助1500人去获取政府保障和身份。

每个服务台都由一名同伴性工作者运作，该性工作者接受过培训，可以协助性工作者进行各种行政流程。服务台提供的服务包括支持性工作者开设零余额银行账户，通过电子扫盲获得社会福利计划，促进与相关部门的协调，以及确保获得法律服务。运营服务台使同伴性工作者在社群中具有赋权感。

“我们通过服务台在这些公共机构获得了很多尊重。通过这个，我们已经能够学到很多关于身份文件的东西。社群成员信任我们，他们和我们一起去他们通常不会去的地方。作为一名女性和性工作者，我曾经感到非常害怕，但我现在没有任何恐惧，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我们知道我们有集体的支持。”

运营服务台的性工作者，贾坎德邦

NNSW对来自安得拉邦和特伦甘纳邦的八名得到服务台支持的性工作者（年龄在25-50岁之间）进行了一次焦点小组访谈，以了解服务台在哪些方面使他们受益。

“我们来自Dommara社群，在安得拉邦，我们有严重的社会污名。我们从未得到政府关于经济包容性的回应，因为我们作为传统的性工作者社群被高度边缘化。通过服务台，我们已经能够教会自己和社群成员他们有权做什么。我们已经能够为自己申请和获取这些服务和信息。”

性工作者，安得拉邦

服务台协助性工作者建立零余额银行账户，使性工作者能够获得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提议紧急救济，并确保以最佳方式获得和利用社会福利机制，以减少性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间的经济困境。

知识技能建设

由于性工作者无法通过性工作获得收入，许多人被迫寻找其他赚钱方式。然而，依赖性工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性工作者往往缺乏其他工作领域的技能。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通过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来支持他们，以便他们可以从事其他形式的工作或转向在线性工作。苏格兰的雨伞巷(Umbrella Lane)为性工作者提供了工作坊，帮助他们将业务转移到网上，并创建了几个在线指南，提供有关在大流行期间工作和应对压力的建议。¹⁸ 缺乏对她们的权利以及如何利用行政流程以获得她们可以获得的公共帮助的了解，也是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发现的一个空白。作为回应，他们开始为性工作者开展项目，以扩大他们的法律知识，使他们能够在那些可以获得COVID-19救济的国家申请COVID-19救济。

印度

NNSW创建的服务台也是一个社群主导的技能建设系统，性工作者能够在其中找到信息并相互教育，了解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作为该国公民可享有的权利。运营服务台的性工作者将学习如何运行服务台的过程描述为他们在大流行期间学到的一种新型技能。

“我们希望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接触社群中更多不知道我们存在的人。自从有了服务台，无论我们的教育水平如何，我们都建立了自己的技能，并且知道如何在Zoom上见面，保持联系，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已经建立了信心，性工作者也可以做所有这些工作。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现在，我们需要慢慢地教更多的人同样的技能。”

性工作者，贾坎德邦

总体而言，服务台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干预措施，为社群成员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提供了一个目标和理由，以接触他们的社群，将自己确立为有需要的社群成员的主要联系人。

18 《资源和研究》，雨伞巷：性工作者福利项目。

厄瓜多尔

杜鹃和PLAPERTS为性工作者创造了了解自己权利和培养创业技能的机会。杜鹃举办了工作坊，提供有关性工作者权利的信息，提高人们对暴力和从哪里获得帮助的认识，并接收有关街头、妓院或居家性工作者的最新情况。PLAPERTS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协调，通过创业为性工作者和移民妇女加强经济赋权，例如为性工作者获取物资，以便他们能够开始制造和销售口罩。

泰国

在泰国，Empower开始开设技能认证课程，旨在提供额外的收入，特别是在COVID-19限制期间。超过100名性工作者参加了培训，其中包括制作寿司，泰国糖果，鸡尾酒和美甲的课程。一些课程是在妇女和家庭部资助的赋权中心开办的。聚集在一起创造收入或学习的过程也给了性工作者继续组织的机会。

Empower还为性工作者提供了学习如何种植和收获自己的食物的场所。性工作者使用Empower中心种植豆类和草药出售，制作辣椒蘸酱出售，并经营布料交易。一个小组开始使用Empower厨房制作和销售香蕉片。当地一个KTV的所有者允许Empower使用他的小块土地来创建一个菜园。菜园向所有性工作者开放，大约二十名性工作者定期去。这些产品被一起分食，有时卖给市场摊位和面条店。

政治运动和意识提升

面对国家救济的排斥，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发起了政治运动，向政府施压，要求将性工作者纳入其大流行应急计划。COVID-19造成的卫生和经济危机提供了证据，证明刑事定罪的影响，支持了对性工作者免除定罪和社会保障的倡导。例如，在日本，性工作者最初被排除在政府针对自雇人士和自由职业者的COVID-19救济计划之外。NSWP成员SWASH批评将性工作者排除在外是“对性行业工作人员的歧视和偏见”。¹⁹ 后来，当SWASH坚持抗议政府取消有子女的性工作者获得工资损失赔偿的资格时，政府推翻了其决定。²⁰ 事实证明，政治运动是一些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有效途径，使性工作者能够在流行期间获得政府救济机制来支持他们的社群，并为未来的倡导铺平道路。

19 Suguru Takizawa和Sawa Okabayashi,《团体呼吁为因病毒失去工作的性工作者提供救助》,《朝日新闻》,2022年4月6日。

20 Sayumi Take,《日本女性选举候选人旨在实现多元化突破》,日经亚洲,2022年6月27日。

津巴布韦

在津巴布韦，SGDZT致力于提高当局对大流行期间性工作者状况的认识。警察宣传工作坊是以圆桌会议的方式举办的。该组织与警方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接触，并要求举行会议，讨论性工作者面临的困境。工作坊表明，这些官员对性工作者获取卫生服务时的歧视事件一无所知。工作坊结束后，警方保证，性工作者和其他人群不需要出示就诊卡即可进入卫生机构获取药物。与警方的会晤决定，允许人们从就近任何设施获得药物。会议还商定，SGDZT应向警方人员提供艾滋病毒治疗知识。

泰国

Empower通过运动使性工作企业在封锁之间重新开放期间与其他企业获得平等对待。自2020年3月封锁以来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政府逐渐允许其他企业在COVID-19情况管理中心（CCSA）的监督下重新开放。然而，CSSA宣布娱乐场所、酒吧、卡拉OK和按摩室将继续关闭。Empower向政府发送了两封公开信，提醒他们持续的关闭将影响许多性工作者。由于性工作者支持其家庭生活，每个性工作者失业将再有五人受到影响。因此，受影响的总人数约为350万人。

公开信和媒体报道促成社会发展和保障部、总理办公室、来自对立政党的两名议员以及妇女和家庭部举行了会议。向他们所有人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如果场所必须保持关闭，那么性工作者必须得到补偿。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的访问为Empower造了一个机会，以提出废除《卖淫法令》的必要性，并将性工作免除定罪。这样，Empower能够影响法律审查过程。“废除”首次被列为供审议的备选方案，而不仅仅是“修正”或“改革”的两个选项。Empower在官方的《卖淫法令》审核委员会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并继续取得进展。在一项历史性举措中，10名由Empower支持的性工作者正在对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政府政策造成的损失。这将是泰国第一次由性工作者提起的诉讼，很可能会鼓励其他人效仿。

性工作主导组织面临的挑战

通过每个项目的成功和挑战，性工作主导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吸取了经验教训，有助于他们未来的倡导。例如，比利时的NSWP成员UTSOPI能够在流行期间通过外展活动与布鲁塞尔的尼日利亚移民性工作者社群建立更多联系，并在此过程中与其他支持组织结成新的联盟。²¹ 尽管如此，许多组织仍在努力收集足够的资源以分发给社群，并接触到社群中最需要帮助的人。NSWP成员报告的挑战表明，面对医疗用品短缺和提供服务的能力有限，迫切需要为性工作主导组织争取资金，以便能够更有效地支持他们的社群。

有限财政资源

性工作主导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可用的财政资源有限。SUCOS反映，多数苏里南的性工作主导组织依靠社会援助和来自组织的经济支持，全家才有居住的地方以及食物。由于资金有限，有时甚至没有资金，难以满足社群成员的迫切需求。一些组织试图从基金会和其他捐助者那里获得资金，但许多组织的申请都没有成功。在津巴布韦，多个接受访谈的组织报告说，他们申请了现金拨款，但其中大多数都未能获得资金。

在美国，Ishtar很困难地维持资金运营农场以及能够向性工作主导组织提供津贴以使社群成员在农场工作。NYTAG正面临资金挑战，以继续通过其现金项目为黑人和棕色人种性少数性工作者提供服务。在波兰，虽然大多数性工作主导组织从应急基金收到的钱是有帮助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挽救生命，但许多人报告说，这笔钱仍然太小，无法改善他们的长期状况。

有限的员工和服务能力

大多数组织都苦恼于可用于开展应急响应服务的人员有限，例如分发食品和个人卫生用品以及提供紧急医疗支持。美国的SWOP超越铁栏在扩展服务和确保501c3组织资格方面遇到了挑战，并且很难找到资金来源，支持组织在开展其常规服务外，还允许增加组织的综合能力。苏里南的SUCOS报告说，在流行期间工作非常具有挑战性，花费了SUCOS团队的大量时间和精力。SUCOS既要远程又要面对面工作，才能满足社群成员的需求。对于性工作波兰来说，流行的高峰期是非常紧张和艰难的时期，特别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缺乏核心资金的小型非正式联盟。直到2021年底，他们都在与时间太少，工作太多和压力太大斗争。在阿根廷，性工作主导组织人员短缺，降低了他们向社群提供食品和卫生用品的能力。

21 欧洲性工作权利联盟，2021，《一线性工作主导组织：性工作权利团体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支持角色》

难以接触所有性工作者并满足需求

虽然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成功地启动了支持计划，但要接触到最需要帮助的社群成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在波兰，性工作者反应，她们在接触性工作波兰时面临障碍，而且由于能力的原因，响应有时非常缓慢。在苏里南，很难接触到迁徙性工作者，因为她们往往不敢寻求帮助，担心这可能导致她们被受害者化和驱逐出境。尽管Yerelon+成功地为感染艾滋病毒的社群成员提供了抗病毒药物补充，但该组织仍难以接触到许多其他性工作者。在封锁和宵禁期间，该组织试图向社群提供食物和医疗用品。然而，在国家顾问进行的焦点小组讨论时，许多性工作者反映，他们不知道Yerelon+提供的支持或无法联系上。

经验教训

在美国，三个组织通过他们在大流行初期的工作，为未来的倡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农场项目和通过提供粮食进行支持现在是Ishtar合作社的常规工作，是倡导工具，也是组织跨领域正义工作使命的一部分。Ishtar已经意识到短期互助保持社群成员活跃的重要性，可以配合长期政策倡导。NYTAG也是如此。在COVID-19之前，这两个组织都只进行了教育和政策倡导。它们现在还直接提供服务。SWOP超越铁栏已经了解了性工作社群的复原力，以及尽管面临社会和法律挑战以及COVID-19本身，但仍继续工作的纯粹意志力。

在厄瓜多尔，大流行为杜鹃中的妇女及其领导人提供了以新的工作方式工作，包括跨领域权利，复原力和赋权的视角。加强了与国际组织和性少数社群的结盟，克服了技术障碍，促进在线空间以解决组织需求。在津巴布韦，SGDZT通过其警察倡导工作坊了解到，执法官员往往对性工作者受到的对待一无所知，特别是在艾滋病毒治疗和法律方面。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他们将把这些带到未来的倡导中，以改善性工作者与警察之间的关系。

在泰国，EMPOWER提供的紧急救济使该组织反思了他们与性工作社群的关系。EMPOWER一直是一个由性工作者组成的社群，而不是一个服务中心。找到避免建立“给予者”和“接受者”关系的方法，是一项挑战。他们努力控制组织与其社群成员之间可能因COVID-19限制而增加的权力差距。他们的策略之一是使权力差异问题成为所有关于提供直接援助的讨论和计划的核心。他们确保，当性工作者得到援助时，援助应由其所在地区的其他性工作者组织起来进行。他们还确保任何接受援助的性工作者都必须有机会参与向他人提供帮助，例如，打包补给袋，与朋友进行外展活动，参与预算决策，直接倡导和其他计划。因此，在整个大流行期间，参与EMPOWER工作的性工作者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包括三个新省份的性工作者。

建议

- 1 性工作者社群必须直接参与制定和实施对COVID-19和未来大流行的抗击工作，包括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被有效纳入紧急公共卫生规划计划。
- 2 捐助者重新规划资金时必须更灵活，才能够对新出现的突发卫生事件作出快速反应，并且必须优先考虑和增加社群主导的抗击工作的资金，包括用于工作人员的资金。
- 3 在疫情大流行或其他人道主义危机期间，不得中断性与生殖健康以及艾滋病毒治疗服务，必须有更可持续的资助。
- 4 各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会倡导者必须积极努力实现性工作的全面免除定罪，包括性工作者、客户和第三方。
- 5 性工作者必须被纳入国家社会保障，包括健康和保险、病假工资和其他应急措施。
- 6 必须在移民当局与社会保障和卫生服务部门之间建立防火墙，以确保无证移民性工作者不会因申请政府支持和服务而处于危险之中。
- 7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可能希望考虑并建立其能力，将服务提供长期纳入其活动，作为接触更多社群成员的一种手段。
- 8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应继续加强与其他运动的联盟，以更有效、更团结的抗击工作，在未来的大流行和其他人道主义危机中支持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人群。

结论

社群主导的COVID-19抗击工作的最大障碍是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一直并将继续缺乏资金。社群主导组织最了解其社群的需求是什么。正如疫情所表明的那样，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是在紧急情况下接触性工作者的最有效方式。他们灵活、创新、反应迅速，最适合进行快速评测，确定优先需求，并重新分配资源，为性工作者提供各种类型的支持，包括食品、交通、心理咨询和获得药品等。他们建立的同伴模式，由值得信赖和知识丰富的社群成员领导，必须得到更持续的资助，以确保性工作者不被抛在后面。

以后在应对这一疫情或未来疫情和人道主义危机时，应通过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网络进行，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支持其社群。捐助者应注重提高其灵活性，以便能够作出更好和更灵活的反应。社群主导的COVID-19抗击工作必须在处理眼前的紧急需求时，让国家承担责任，并加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机构。



nswp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团结行动

在艾滋病疫情出现以前，性工作者就已经组织起来了。NSWP是全球性工作领导者组织的网络，在五个地区有强有力的区域和国家网络：非洲；亚洲太平洋；非洲（包括东欧和中亚）；拉丁美洲；以及北美和加勒比。

NSWP在英国苏格兰设有全球秘书处，开展倡导、能力建设和沟通宣传。NSWP的成员是在当地、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由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和网络，致力于为性工作者发声。



nswp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Mitchell House 5/5 Mitchell Street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7BD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
NSWP is a private not-for-profit limited company. Company No. SC349355



Love
Alliance
Together fo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ROBERT
CARR
FUND
for civil society
networks